

韓

非

子

集

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二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有

先慎案治要引
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罪當故不怨也

跼危坐子皋

皋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跼者懷恩報

德。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坐作生按依說當作逃王先謙曰作生是也與坐形近而誤先慎曰危讀爲跪足也詳下說以

功受賞臣不德君

功當故不以為德

翟璜操右契而乘軒

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

。先慎曰璜下

襄王不知

不知功當厚賞也

故昭卯五乘而履屬

卯西

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屬也。先慎曰張栻本趙本屬作屬注同說文屬從履省喬聲是屬爲

正字屬屬均別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卽臣將爲失少室周

周以

事襄主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卽進之以自代。顧廣圻曰失當作夫在爲字上如字讀之先慎曰失字衍顧讀卽臣將

夫爲少室周亦不成文

二恃勢而不恃信

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

故東郭可議管仲

公欲專仲

國柄所以伸雖忠矣儻不忠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內矣。先慎曰乾道本注危必互倒今從趙本

恃術而

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

晉文公以其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

叛其若之何也。梁玉繩曰渾軒即渾罕非子產者古軒罕通左傳罕虎罕達公羊並作軒

故有術之主信

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

駁行不貞白而駁襍者

簡主

之相陽虎

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

哀公問一足

問孔子曰一足變一足若

何曰變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盧文弨曰注然所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

作忿戾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

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

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盧文弨曰注文王理解當作繫解王先謙曰自履文不

成義履上富有繫字

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

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先慎曰趙本注朝
下有堂字燕下無當試今三字張本試作舒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

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
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

譽所罪毀

所賞雖堯不治

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
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

夫爲門而不使入

門不
入不

如無委利而不使進

與利不進
不如止也

亂之所以產也

門不使入利不
使進亂所由生

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

錢

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顧廣
圻曰說無錢字此當衍舊注未謫

屏不用壁

屏用玉以魏
主用毀故。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壁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
謫此所添誤先慎曰注乾道本玉作王改從趙本

西門豹請

復治鄴足以知之

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
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爲國之害

猶

盜嬰兒之矜裘與跖危子榮衣

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
衣矜人跖者兒不恥其父跖以

跖所著衣榮人人所詔媚爲非猶是。先慎
曰乾道本注跖以下衍不也二字改從趙本

子綽左右畫

左右畫
左右

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
先慎曰乾道本注俱下有能字趙本無今據刪

去蟻驅蠅

以骨

去蟻以魚去蟻則蟻愈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詔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

故憂與宣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

韓宣子則作宣字是王當作主注亦誤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先慎曰乾道本勸作觀

據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伯獻

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偏下先慎曰孔子議晏

嬰條今奪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八十九事類賦十

二引韓子曰晏嬰相齊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餽饒多當即此條佚文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

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稱餅以其太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

其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圻云今本變作變句有

其出也皆不為虎是入則因之見出則背之一出一入之閒其

容遂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此倒句而成文順之為陽虎之言

見其臣而出入之容變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而簡主之

之法而讀變字句絕所以疑句有誤也改從今本

應人臣也失主術

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

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先慎曰此謂諸子應虎樹枳棘則刺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先慎曰此謂諸子應虎國也即承此失術言注說非又案乾道本朋黨相和臣下得欲注及作反改從趙本非之疑之非倒文

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

解狐之公

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虎言已舉亦同之也。盧文弨曰注二人譌三人

而簡

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先慎曰乾道本脫

主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簡下有主字今據補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

之用杖

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

子產忠諫子國譙怒

夫忠

諫者必離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先慎曰乾道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三字均脫張榜本有入大字趙本大小字並有盧文弨出子國譙怒云注必離羣臣離字脫是盧所見本亦有此二十二字惟注脫離字耳願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

謹怒並注云云此藏本所添未必是也先慎案下說有此事經必應有張榜本趙本及盧所見本不盡出於藏本顧氏謂藏本所添非也
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鄴令其姊犯法跼之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矣
先慎曰趙本注姊今據補
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思唯賢是用怨謗也
姊下無矣字

右經。先慎曰各本脫今依例補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別人足所跼者守門人有惡孔

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先慎曰張榜本無尼字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

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苑至公篇子皋走郭門郭門閉先慎曰從字不誤出門當作後門呂氏春秋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

寒而後門後門與說苑門閉合明出為後之誤跼危引之而逃

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跼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

令而親跼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盧文弨曰藏本仇下有怨字而子何故

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跼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

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欲作獄誤今依張榜本趙本改

公傾側

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愷

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踞者行步危故曰踞危也。俞

謂踞足者爲踞跪內儲說下篇門者踞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別跪擊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跪足也此說得之先慎曰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楊倞注跪足也韓子以則足爲踞跪據此是楊所見韓子作跪也跪訓爲足又其一證悅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今錯簡在後另爲一條說苑此下接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云云是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

○既乘軒車又有輕騎。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云

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

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

之則徒翟黃也

○徒獨。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徒字按依注當有今據補

方問

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

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且字盧文弼云張本有先慎案且將也此字當有今據補臣薦樂羊而中山拔

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

之稱功尚薄。稱服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注三字今據張榜本補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顧廣圻曰昭卯即孟卯也顯學篇魏任孟卯之辨難三篇孰

與曩之孟嘗芒卯俞樾曰昭當作明明卯即孟卯也又作芒卯

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爲明卯猶孟津之爲盟津芒卯之爲

明卯猶民貳之爲民萌今作昭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

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顧廣圻曰五乘句絕將軍二字當衍涉下文而誤

耳舊注全譌先慎曰將軍疑爲之奉二字之譌養之以五乘文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注遂因譌字作解也外儲說左上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奉卯曰伯夷以將文法正同是其證御覽八百二十九引乘作車

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

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

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

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屨也。顧廣圻

曰贏勝當作贏勝形相近也舊注全譌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九引羸作羸注同蹻作屨案蹻屨二字古今文通用說文履從尸古文作𡳿云從足莊子天下篇以跛蹻爲服釋文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跛同屨與蹻同是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

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先慎曰此乃錯簡當在孔子相衛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

力不苦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

何爲言徐子以自代

先慎曰張榜本代誤伐

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

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

有蔽賢之罪也

一曰少室

周爲襄主駢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

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顧廣圻曰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顧廣圻曰君當作若知卽智字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盧文弨曰張本之下有以字以管仲之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弨云張凌本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亦有今據補 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慎曰餐御覽八百五十一引作殮四百二十六二百六十六

引作飡箕鄭作趙衰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

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先慎曰乾道本原克作用兒顧廣圻云今本用兒二字作原按句

有誤孫貽讓云用當爲周之誤兒讀爲隨謂六遂也隨兒字通

釋老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隨焉韋注云隨六隨也

周襄王所賜之地於王國爲都鄙不在六遂而云攻周遂者戰國時已有文公請六遂之說展轉傳譌遂以文公伐原爲攻周

之遂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譌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輟迹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

原之誤兒乃克之誤御覽二百六十六引作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是其證

今據改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

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

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

不可叛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上無恃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不恃其不我欺也恃

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
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
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
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
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
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
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先慎曰一曰乾道而讀若如一曰

本提行今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先慎曰御

從趙本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

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

之作足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篇作故曰夔一足王先謙云之作足是也而字不可有有則不待釋而明矣改從本今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不苟篇云武王至殷郊先慎曰帝王世紀亦云武王之事

至鳳黃

虛鞮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

顧廣圻

日君上當有上字

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王之臣故無可使也

。先慎曰乾道本皆作王顧廣圻云今本王作皆今據改

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

。先慎曰乾道本無

一曰二字在魯哀公問後另為一條楚下無人字顧廣圻云今本與下條文王伐崇例上有一日二字先慎案以此條列文王

伐崇後方與經次相合據今本乙人字據初學記二十六引增

至黃鳳之陵

。先慎曰初學記引黃鳳作鳳皇

履繫解

。顧廣圻曰今本係作繫誤先慎曰乾道本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墮

因自結之

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

言

德也。先慎曰以下文例之所上當有之字

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能敬順君故可愛也

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

材輕且侮。盧文弼曰注且疑見之誤

寡人雖不肖

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先慎曰治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戰繫解左右顧無可

令結係文王自結之以上彌明記太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

日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

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

若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

自結之六百九十七引據作履無伐

崇與大夫謀六字左右下作盡賢無

可係係者因當即文王伐崇條異文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

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

先慎曰易輕易也相與怨之遂

盧文弼曰此條當連上

殺季孫故君子去秦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

先慎曰盧說是也上當有一日二字趙用賢謂此季孫養孔子

不著經文中不知此即上之異文脫一日二字耳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

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

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顧廣圻曰自此至宣使民詔上不見於上文先慎曰各本侍作御藝文類聚八十

五又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御作侍今據改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曰。先慎曰各本無曰

字盧文弨云家語子路初見篇有曰字先請用仲尼先飯黍而

後啗桃。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二十六引啗作食左右皆揜口

而笑。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而作失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先

慎曰雪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

盛。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白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

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

之長雪菓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作是侵上忽下也丘

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先慎曰先上當有桃字

趙簡子謂左右曰

先慎曰各本無趙字曰字子作主今據藝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九引補車席

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先慎曰趙本履履作屨履下注同

藝文類聚引賤作惡貴作美今車席如此大美。先慎曰藝文類聚大美作其大美也吾將何

屨以履之。屨所履席大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先慎曰依注屨當作履夫美下而耗上。言

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妨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夫上有且字注累字張趙本作求妨

義之本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

為殷禍。先慎曰乾道本無禍字拾補作患盧文弼云張本作禍顯廣所云藏本有禍字今本有患字今據藏本補

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窮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

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先慎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本改盧文弼云張本作戎亦誤人臣

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盧文弼曰上人字或改夫顧廣圻曰藏本同按下人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誤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

貴梟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弼云張本有今據補

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

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

先慎曰乾道

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害下有義字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御覽入百三十二引有義字今據補

又問儒者鼓

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

貴賤易位

先慎曰意林序位二字互易

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

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盧文弨曰注尊敬

張本作卑敬

四鉅者齊之居士。先慎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弨云詎張本作鉅顧廣圻云藏本作鉅王渭云困學紀聞

引作鉅先慎案鉅詎並鉅字之誤呂氏春秋去私篇有鉅子高注鉅姓是也今從藏本上文正作鉅屏者魏之居

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

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

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

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

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

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

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

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張榜本無遂不受及注十一字

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誇

文謂斷足之刑也經典通

作刑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

言裘向有所盜之狗尾。盧文弼曰狗盜象狗以入人家故後有尾

舊注

危子曰上當有刑字

吾父獨冬不失袴

刑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

所損失也。盧文弼曰痿疾之人上給其袴故云然注亦非俞

越日疑注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云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今

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爲冬則不可通矣則者既不衣袴何有

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先慎曰御覽六

百九十四引作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

與注所據之本不同蓋相傳本異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

左畫圓右畫方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以

火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意林肉作骨藝文類聚九十七引
亦作骨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寡寡人憂之。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注云索求

也當即本書舊注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先慎曰乾道本請上有謂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無謂字按謂當作謁先慎曰謂字衍文御覽引無謂字意林作君無聽人有請經注作君勿聽左右之請並無謂字今據刪

因能而受祿。先慎曰意林受作授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先慎曰乾道本無君字趙本下官字作君按君字脫趙本改官為君非也今據御覽引增

韓宣子。王渭曰子字誤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

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先慎曰為字一本

作與盧文弨云與張本作為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

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

。顧廣圻曰此條上文未見

管仲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管仲二字盧文

昭云凌本有今據補

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

。盧文

序雜事四作室呂氏春秋勿躬篇誤作章顧廣圻曰管子云賓須無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

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仞邑

。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

租稅也。俞樾曰仞當作勑謂勑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誤舊注訓仞為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勑邑當據以訂正先

慎曰管子小匡篇仞作入即舊注所本俞氏失考耳廣雅釋詁三入得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

文昭曰武戚字之譌新序作戚顧廣圻云呂氏春秋作逆先慎曰盧說是管子亦作戚戚有宿音故通作邀

請以為

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

。顧廣圻曰呂氏春

秋作王子城父先慎曰管子亦作王子城父晏子春秋問上篇新序四又作成甫城成父甫古字並通魏王墓碑以為王子比

干之後銀磯效所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

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五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孟獻伯相魯。顧廣圻曰孟當作

太原孟縣是也。獻伯晉卿孟其食邑以配諡而稱之猶言隨武子之比矣。魯當作晉。先慎曰藝文類聚六十九引獻作懿堂。

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先慎曰

乾道本無上有晉字。盧文弼云凌本無晉字。顧廣圻云晉字上文所錯入也今據凌本刪居不粟馬出不從

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也。一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先慎曰各本無晉字王渭云晉卿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

憂貧事而致誤。先慎案王說非是。顧氏已辨於上。御覽五百四十三引上有晉字。今據補。叔向往賀門有御

下當有車字。顧廣圻曰此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

當作秣。先慎曰御覽引作子無二與馬不食禾何也。與此異。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

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與。先慎曰乾道本多作不趙本作多今據改御覽引

多字作多以二字亦非。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

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文昭

曰旂藏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

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

事是故循車馬王渭曰循當作脩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

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圻曰藏

本今本節下有儉字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

誤按節上當有私字又何賀先慎曰此下當有

文有脫誤當云可與言不可也又何賀孔子議晏嬰一事說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慎曰

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故能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

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

曰秦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

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

王先謙曰上文言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孫叔敖以下皆孔子之言偪上偪下文又相對當連

上爲一條不提行

棧車

柴車也

牝馬糲飯菜羹

念孫云餅當爲餅餅與飯

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蔬食菜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瀾讀辭云餅字又方言餅今木餅字並訛作餅釋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入百五十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均作糲飯今據改枯魚

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

皆爲令尹

先慎曰令尹二字誤

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

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

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

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枿枿橘柚者食之則甘

先慎曰乾道本無

夫字各本無枿枿二字盧文昭云張本有夫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引有夫字及枿枿二字御覽九百六十九引亦有枿樹枿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魯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

趙齊燕也

邯鄲之肩

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

先慎曰各本邢作刑據

御覽二百六十六引改

公曰非子之讎也

王先謙曰也猶邪古通

曰私讎不入公門

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

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

先慎曰乾道本趙下另為一條盧文昭云張

凌本俱連上先慎案當連今從張凌本於其君三字各本無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初學記二十引補

及武死各就

實位

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作及其無私德若此也

先慎曰御覽

引此下更有武薦白屋之士十餘家九字初學記引有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

此佚文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

向武之屬大夫

曰武立如不勝衣

先慎曰乾道本無向曰二字今依拾補補盧文弼云二字脫當有顧廣圻云新序襟事

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

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

也數十人

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四百二引增

皆令得其意

稱叔向故得意盧文弼曰令

士得其意皆可以盡其材也注謬難曉先慎曰乾道本無令字御覽引有盧文弼云藏本有令字今據補而公家甚

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

先慎曰各本況作及今據御覽改

死不託於孤

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

盧文弼曰韓詩外傳九又云魏文侯竝諺先慎曰說苑作晉文侯

問咎犯蓋往事傳聞不同要以韓非爲近古

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

乃引弓迎而射之

先慎曰各本迎作送藝文類聚二十九引竝作迎今據改曰夫

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

擁汝於吾君

。盧文弼曰擁當作擁

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孤舉邢伯

柳爲上黨守

。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解下提行顧廣柳圻云今本上有一曰二字不提行今據增改

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

子如初也

。先慎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爲上黨守曰荆伯柳王曰非子之讐乎曰舉

賢不避仇讐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

圻云今本道下有遠字先慎案今本有遠字是今據補此條不見上經疑南面篇文錯簡在此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

。先慎曰夫當作曰

不爲人

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

人臣

趙用賢曰介異言介然異於人臣也

而獨忠於主

先慎曰乾道本無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獨下有忠字今據增

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

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

危父矣

盧文弨曰下矣字張本無

梁車爲鄴令

先慎曰各本爲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十九引刪盧文弨云前後俱無新字是也

其姊往

看之暮而後至閉門

先慎曰各本無至字閉門作門閉據白孔六帖增改御覽四百九十二五百一十

七引作暮而門閉

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

而免之令

先慎曰白孔六帖引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

而食之

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先慎曰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綺邑

甚敬封人因竊謂

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

用能之使。先慎曰乾道本能下無之字顧廣圻云勞之論我
今本有之字先慎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二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三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

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

。顧廣圻曰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

聲讀之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篇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篇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篇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是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曰道由也行如字義順不必讀去聲

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

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

。顧廣圻曰遇當作遇

而況錯之

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矜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不駕

鹿

。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顧廣圻云而當作不先慎案張榜本作不今據改

辟公知之故與二樂

博

。盧文弨曰疑樂作擊下同俞樾曰樂子即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闕妄入宮掖也讀若闕即其例也列子說符

篇宋有蘭子者釋文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蘭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為之矣先慎曰說文樂從絲聲從絲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樂樂也其體上曲樂拳然也易中孚有孚樂如一本作樂是樂樂二字義通故本書段樂為擊蒼頡篇樂一生兩子也說文樂一乳兩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樂為樂段借仍當以雙生訓之俞以樂為蘭失其旨矣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先慎曰

乾道本鳥作焉拾補作馬案焉馬二字皆鳥字形近而譌說作鳥不誤今從張榜本作鳥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射者眾故人

主其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

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周易之言弋也。顧廣圻曰易下說

有鞠患在國羊之請變。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顧廣圻云今

本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先慎曰與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先慎曰乾道本茂作成顧廣圻云藏

本今本作茂按成當作戊戊茂同字也

古今人表作戊先慎案漢表用古文作戊堂谿公知術故問玉
本書例用今文作戊今從藏本說正作戊也言昭侯能用術故每聽必獨寢明
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也
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
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
姬也知貴不能疑欲知之誤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
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
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先慎曰
乾道本則下有其字盧文弨云一本無則字王
謂云其字衍先慎案張榜本無其字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

先慎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弨云張本

有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

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

曰君必惠民而已

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句末當有矣字

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

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

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

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

先慎曰歸謂歸其舍未醒承上酒酣言寤寐思之恍然有得不待酒醒

也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

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

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眾貧

先慎曰乾道本粟作粟誤今據趙本改散府餘財

以賜孤寡

俞樾曰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爲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府無餘財而衍

倉無陳

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

也。

先慎曰惠施當作施惠

已與二弟爭民。

先慎曰乾道本無民字願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爲

以盧文弼云已字張本作不先慎案已以古通願讀是爭下無民字則句義不完今據今本補

居二年二弟出

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盧文弼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襄昭十年奔魯遂奔晉先慎曰

左傳子夏作子雅古雅夏通用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

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

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

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

先慎曰二柄篇作行之羣臣

下之私大

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

先慎曰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

斗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殺一牛取一

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

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羸蚌不加貴於海

先慎曰乾道本蚌作蚌無加字今

依拾補

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

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

圻曰秦

當作齊周遇也

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

乎

盧文弨曰孫貽穀云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疑有誤俞樾曰已當作芑昭十二年左

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文義相似史記載此歌

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苞爲韻芑子爲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

與謳則非韻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秋外篇女作汝同

當以此爲正

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

先慎曰之歌舞當作歌舞之故

曰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

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

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

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先慎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十及一百

七十七引無成字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慎曰誅字衍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也禁擅愛之臣與下文禁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先慎曰乾道本民作名顧廣圻云天字衍藏本名作民是也見是皆不乘君本書難三篇先慎案顧說是拾補亦作民今據改之車不因馬之利。先慎曰君之車當作車之安車之安與馬之利相對爲文上云託車輿之安即其證釋車而下走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釋字顧廣圻云車字當衍今本車上有舍字者非是先慎案顧說非

御覽六百二十四引車上有釋字是此與外儲說左上釋車而走句例正合今據增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顯廣圻

云藏本今本無不知二字先慎案御覽引亦無不知二字今據刪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

也有漸而以至矣先慎曰拾補無以字盧文弼云張本有以字顯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以字誤凡

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

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

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

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郕令盧文弼曰家語致思篇作蒲宰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作蒲令家語卽本說苑

魯以五月起眾爲長溝當此之時先慎曰各本時作爲據子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改

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

先慎曰漿飯粥也

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滄

之

先慎曰御覽二十二及一百九十五八百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

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滄之子路怫然

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

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

滄民其不可何也

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

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

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滄之爲愛之也

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

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

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

滄之

先慎曰各本止作令據御覽引改

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

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顧廣圻曰論衡非韓篇喬作譙荀子宥坐篇楊倞注引此士作仕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五引喬作喬無者字立議

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

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

執而殺之

先慎曰乾道本作使吏執殺之盧文弨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慎案荀子注引無吏字御覽引

作使執而殺之今據改

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

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

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

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
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
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
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
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
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
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
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先慎曰御覽引卻作引止作至左
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
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
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

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

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

先慎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

太公

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

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

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

先慎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

太公望曰狂裔

也

先慎曰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也字衍文

先慎曰北堂書鈔引議作義二字古通

吾恐

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

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先慎曰乾道本託上有許字以旋

二字作於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

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

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無之字

然而有百金之馬

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

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論衡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

十二引補

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

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辭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

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其作潘者

而不爲辭公辭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

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

先慎曰令之當作令其

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

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

先慎曰張榜本無之子二字

公怫然怒。撫

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

。顧廣圻曰季羽未詳先慎日時字疑衍

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願其人。陰未聞耳。

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曰曩者聞季

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

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駟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

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

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競勸而遂爲之

先慎曰乾道本私作斯案私

斯二字聲近而誤張榜本趙本作私是樂子兄弟見薛公遺季因私相勸勉爲薛公斯字誤今據改薛公以人臣

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者斷

其下翎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翎作領下有焉斷其下領五字今據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引增刪

則必

恃人而食

先慎曰事類賦恃作待

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

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

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

先慎曰惑字失韻疑誤

其知

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

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
且知女。俞樾曰知當作和字之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爲韻下文匿與意戚與行皆相爲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
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
意女女有知也人且戚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
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鞞曰弋者何慎。先慎曰乾道本田上有圈今從趙本對曰鳥以

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

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

古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袁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曰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曰

田子方。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曰字今據補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

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顧廣圻曰漢書古

今人表中上有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

即此上文云鞠或其名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

廩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盧文弼云二字脫張本有今據補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

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先慎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爲拾補爲作異願廣圻云今本故作王下爲字

作異今據改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

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

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

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

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

爲德。盧文弨曰曰秦本作以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引當作以日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臥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故左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辭

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顧廣圻曰齊策無威字楚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云云不同

有十孺子皆貴於王。先慎曰各本有上有中字據御覽六百二十六六七百一十八引刪又御覽注云所

窺者凡十人當亦本書舊注辭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

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

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先慎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之字先慎案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

一。先慎曰張榜本王誤王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

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

。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言秦

策作

立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間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

誤作而當依此訂先慎曰吳師道策補云韓非子道而作道穴

以告甘茂

。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曰字顧廣圻云

今本無曰字策無今據刪

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

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

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

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衍下有

其字臣下有者字盧文弨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

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

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

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

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

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櫜里疾已遁穴聽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

據張榜本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趙本改盧文弼云一本有見字今

補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先

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弼云日字譌顧廣圻云日當作月今依拾補改王召櫜里疾曰是何

匈匈也何道出。先慎曰道由也言人匈匈謂兵秋起攻韓何由出此言也櫜里疾曰似犀

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櫜里疾曰犀首也羈

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眾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

侯矣。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逃下有入字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先慎曰乾道本

昭云通字衍先慎案御覽八百五可以盛水平昭侯曰不可有

引無通字今據刪張榜本而誤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

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先慎曰乾道

本有下有平字盛本作乘水盧文弼云平字凌本無乘藏本作盛今據刪改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

主而漏其羣臣之語。先慎曰乾道本主上有之字盧文弼云之字衍張本無今據刪是猶無

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

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

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三百九

十三七百六十一引公作空下同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

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

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

猶玉卮之無當也。先慎曰各本無也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堂谿公每見而出昭

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申子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

以爲天下主。王與上文明聰頌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然

而不售酒酸。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然盧文弨云著然孫云

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先慎

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本閭作問趙本脫拾補作閭盧文弨云閭字脫選注有意林同

顧廣圻云當作閭韓詩外傳云問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先慎

案盧顧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倩曰汝狗猛耶曰。盧文

間今據補藝文類聚引倩作青下同。日字藏本張本皆無先慎

日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

令孺子懷錢挈壺舊而往酤而狗返而齧之。先慎曰拾補說

文無齧字齧留也齧噬也明此作齧是下。文趙本亦誤作齧藝文類聚引返作迎此酒所以酸而不售

也夫國亦有狗。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狗上有猛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

萬乘之主

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弨云文選注引作輔顯廣圻云明字是韓詩外傳七云欲白萬乘之士白明

也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先慎案顯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正作明御覽引而下有往字大臣爲猛狗迎

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

問管仲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顯廣治國最奚患對曰最圻云藏本今本有曰字今據補

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

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

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

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

吏以爲富

先慎曰富當作輔聲之誤

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

有之

顧廣圻曰不當作所晏子春秋云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案安同字察

卽案形近譌又按依二書此而上當脫腹字

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

○先慎曰乾道本禁下有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明爲已

禦字先慎按禦字不當有下文無卽其證今據顧校刪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

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顧廣圻曰藏本今人本情下有矣字誤

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

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

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

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

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桓上有一日二字按有者是也先慎案今依趙本連上補一曰二字治國何患

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

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

於民入則比周諂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

危據而有之。

顧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上安據連文失其讀者改之耳

此亦社鼠也故人

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

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先慎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

公晏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

顧廣圻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慎曰下句誅字乃

流字之誤不得據以爲例誅殺謂罪而殺之也殺字非衍文

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

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流其工於幽州之都。

先慎曰各本流作誅據

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改尚書孟子並作流

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

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

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

。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荊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案茅門即雉門也說文

佳部雉古文作𡩂或省爲弟與茅形近而誤史記魯世家築茅關門即春秋定二年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即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士理字通先慎曰孫說茅即弟之誤是也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證

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軺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軺戮

其御太子怒

。先慎曰怒廷理之執法也

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

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

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

校也

。盧文弨曰尙上同校疑當作陵說苑至公篇作下陵上先慎曰此當作下校尙傳寫誤倒耳下校尙謂下亢上也

國策秦策足以校於秦矣高誘注校猶亢也校尙誤倒說苑乘作棄校作陵皆劉向所易未可據

臣乘君則主

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

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

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

驅車至於茆門。孫詒讓曰說苑楚莊王之外廷理曰。顧廣圻

少師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先慎曰至茆太子曰王召急不

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

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

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先慎曰北堂書鈔三十六

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盧文弨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豫

鈔引有矜矣二字矜與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矜與賢

韻矜矣猶賢矣此楚王贊美廷理也書大禹謨傳自賢曰矜朱

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矜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先

御覽六百三十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六引二作三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

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

為能相萬乘所不寃也。先慎曰寃與篠同荀子賦論充盈太字而不寃楊注寃音篠然疑家

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

。顧廣圻曰信字當衍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

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寃也論其親則

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

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

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先慎曰繩謂繩墨而疑之所言法之

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所字今據補繩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

相受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有如是則疑不得長臣矣九字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

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

媼曰

。顧廣圻曰藏本重薄媼二字

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

以請之媼

。先慎曰以當作已

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

疑奚與媼

。先慎曰乾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

媼曰不如吾

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

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

。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

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

。顧廣圻曰反當作及

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

徵不可謂教

。顧廣圻曰謂當作爲先慎曰爲謂古通用不必改作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

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

而不可更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吳子出之其妻

請其兄而索入。先慎曰乾道本無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索下有入字先慎案北堂書鈔引亦有今據補

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

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先慎曰母幾索入謂母望君呂不韋傳則子無幾得與長子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母幾爲

隱云幾猶望也此文語意正與相同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先慎曰又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

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

之。先慎曰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

效當作較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夜而

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夜而

歸。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願廣圻云衣當作夜先慎案願說非御覽四百三十又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六引並有而字今據補北堂書鈔三十六引無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

不清。先慎曰壺當作壺形近而誤酒飲也生肉不布。先慎曰左昭十年傳注布陳也殺一牛

徧於國中。先慎曰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功謂女功其足以

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

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

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

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

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孫詒讓曰慎讀爲順產與生義同字通迎殺迎當

爲逆慎產者言文公所言皆是順其生之事迎殺曰然則何如者言戰爲逆而殺之之事順逆生殺文正相對也

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
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
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
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
而憂先慎曰不行法則失信行法則失貴重之臣故憂而不決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

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

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

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盧文弼曰張本兵下有東字伐衛東其畝顧

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東衛之畝先慎曰商君書賞刑篇反鄭之埤東衛之畝穡穡與呂覽合蓋

相傳有取五鹿攻陽勝號顧廣圻曰陽當伐曹南圍鄭反之

此事耳王謂曰呂氏春秋反鄭之埤高注反覆覆鄭之埤先慎曰陴晉語伐鄭反其陴高注反撥也陴城上女垣與呂覽注異國

語此注上引賈侍中唐尙書說蓋此注亦本前儒雖未明其人較反覆之義爲長本書之字亦疑其之誤商君書與呂氏春秋

同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

雍之義

先慎曰乾道本成作城盧文昭云城字譌今據拾補改

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

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顓頊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

顧廣圻曰如當作

知下

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

有苦則安欲治其國

先慎曰乾道本無國字顧廣圻云今本其下有國字今據補

非如是不

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亂臣案當重下

屬今

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

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

左髀說右髀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以作猶誤按此當重以解左髀說右髀七字先慎曰趙本作以不誤

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三終